

盧漢這個人

張萬天

滿臉橫肉陰險深沉

三國演義書中說：「魏延的腦後，生有反骨。」將來必反蜀降魏。諸葛亮為防患未然，授長史楊儀以「錦囊妙計」，在魏延想反尚未行動以前，由馬岱殺之，以絕後患！後人詩云：「諸葛先機識魏延，已知日後反西川，錦囊這計人難料，却見成功在馬前。」重用反覆無常之徒，必有後患，自古皆然，但反覆之徒均無好下場。盧漢這個人頭上有無反骨，不可妄言。但照「相書」上看他的外貌，黑中帶黃的臉，擠滿橫肉，兩眼深陷，顴骨鼻子削尖奇特，再加上特別隆起的顴骨，講話時，眼瞼向下，語音低濁，顯示其深沉陰險。他的個性，確如他的外貌，他沒有情感，他和少年玩伴結拜兄弟又有親戚關係的龍雲，都是只講利害，反臉成仇的人。他沒有娛樂，除了床上那套鴉片烟具，和桌上的紙牌，對其他都不感興趣。他醉心「權術」，表面上反對龍雲，口聲聲服從中央，無非為獲取中央信任，得任第一方面軍司令官、雲南省主席、雲南綏靖公署主任等要職，一躍而為掌握軍政大權的「封疆大吏」。民國三十八年，戡亂戰局逆轉，他立即見風轉舵，誘捕忠貞志士，扣押李彌、余程萬等。早年代理雲南省主席的李宗黃曾建議：「以駐雲南之國軍第八軍及二十六軍，就地解決盧漢，以絕後患，而利建立西南反共復國根據地。」惜未為

當局採納。最後盧漢却利用「政府力謀政治解決，避免流血」的政策，乘機叛變，西南局勢遂不可收拾了。

心懷叛意不敢赴會

民國三十八年元月，總統蔣介石引退，大局惡化，南京、武漢相繼陷共，接着西安亦告失守，西北數省亦先後淪共。大好山河，就只剩西南一隅了。此時蔣公不得不以執政黨總裁身份，挺身而出，冒險犯難，力挽垂危大局。八月間蔣公在重慶召開西南軍政會議時，所有西南各省軍政首長都出席了，就只盧漢一人缺席，不敢赴會。後經俞濟時將軍持蔣公親筆函去昆明面請，盧漢始於九月初飛渝。他向蔣公指天誓日，聲淚俱下，表示一切聽命中央。惟要求增編滇軍為六個軍，給予經費銀元兩千萬元。雖未能完全如願，還是領了戡亂經費銀元一百萬元，飛返昆明。蔣公在渝會和盧漢懇談，希望能使他感悟，順利解決雲南問題。蔣總統經國先生在「風雨中的寧靜」書中記述：「此時雲南問題，實為國家存亡、革命成敗之最後關鍵。如能兵不血刃，和平爭取，殊為最大之幸事。不管盧漢如何狡獪成性，首鼠兩端，亦只有抱寧人負我，勿我負人之決心，使彼有所感悟。」蔣公於盧漢離渝時，猶諄諄相囑，慰勉他說：「國家的命運如何，就只看四川、雲南、貴州三省了。雲南又是這三省的中心，

希望你們回去之後，好好努力，我去廣州的時候，再順道來看你。」蔣公為挽救垂危之西南大局，委屈求全，而期盧漢能够感悟，以利救亡圖存。苦心孤詣，可謂仁至義盡。

反覆無常陷害忠良

蔣公於九月十二日自重慶飛往昆明，實踐在重慶對盧漢所說：「我去廣州的時候，再順道來看你。」的諾言，並申之以道義，動之以利害，期望能確保雲南為西南反共基地。

蔣公在重慶召見盧漢，又親蒞昆明一行之後，盧漢以中國國民黨雲南省特派員的名義，召集雲南的國民黨同志，先在昆明省訓團接受短期訓練後，分發各地擔任戡亂動員工作，發給銀元薪俸。當時國民黨員未疑有他，紛紛踴躍參加，達六千人之衆。接着盧漢又秘密通知中央在雲南情報特工人員，謂金圓券急貶值，物價暴漲，奉中央指示，特由省府發給銀元補助費，要他們編造情治工作人員及眷屬名冊，以便發放。

結果未見銀元補助費的影子，而中央在滇全部特工人員名冊，都落在盧漢手中。盧漢後來附逆，這些中下級善良的治安工作人員慘被一網打盡，作為他向「人民政府」立功的「獻禮」了。盧漢施詭計，在雲南誘捕情治人員，與抗戰時漢奸李士羣，在淪陷區誘捕愛國志士及地下工作人員，其卑劣狠毒，如出一轍！不同者，一為獻功

日寇汪偽組織，一爲效忠毛共魔酋而已。

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九日，盧漢通知駐雲南之國軍第八軍軍長李彌、二十六軍軍長余程萬，到昆明參加省政府召開的軍政聯席會議。李、余兩將軍到了省政府，看到內外戒備森嚴，會議室空無一人，覺得情況有異。等了很久，秘書長才來說，帶他們去和盧主席面談。二人尙望當面說服盧漢，想不到竟被押進密室，關了起來。

當天晚上，第八軍的李國輝團長，首先發現情況不對，遍找軍長無下落時，打電話問盧漢。

刁滑的盧漢支吾的說電話不方便講，要他到省政府去面談；幸李團長機警，沒中他的圈套，並立即連絡第二十六軍進攻昆明。時第八軍的三個師有四萬多人，二十六軍也有二萬多人，合計有六萬之衆。而盧漢守城的部隊，只有龍澤匯一個軍和兩個保安團，無論人員、武器、裝備戰力，都不是國軍的敵手。盧漢眼看昆明將被攻破，乃施緩兵之計，要求國軍停火，把李彌將軍放了出來。李彌將軍脫險後，政府立即明令發表李將軍爲雲南省政府主席和西南綏靖公署主任，當他發現余程萬將軍仍被扣押時，乃下令猛攻昆明。昆明被國軍四面包圍，盧漢叛軍抵抗微弱，且夕即可攻下。却在十二月十四日，余程萬將軍也被送了出來。盧漢分別放出李彌、余程萬，藉以拖延國軍攻擊行動，爭取時間，等待他屬下的于介興一軍趕到，配合已逼近昆明的陳廣共軍夾擊國軍。果然，釋放余程萬不久，第八軍便被叛軍與共軍反包圍了。由於衆寡懸殊，第八軍不得不撤離昆明向南轉進。本可撤向滇南的南嶠、車里邊境三

角地區，建立反共根據地。進可以出擊，退可以固守，不但昆明，甚至重慶、貴陽、桂林都在其威脅下。惟轉進途中迭遭截擊，傷亡慘重，彈盡援絕，敵猶緊追，所餘孤軍只好退入緬境猛撤、大其力地區，建立游擊根據地。後經生聚教訓，日益壯大，且曾反攻雲南，收復滄源、耿馬、雙江、瀾滄等縣，兩次大勝緬甸軍。最後因緬甸一再向聯合國控告國軍「侵略」，始忍痛撤離這個比臺灣大四倍的游擊基地。

睜着眼睛盡說瞎話

蔣公於三十八年十一月由臺北飛重慶，再由重慶飛往成都。盧漢終於在雲南叛變，獐獍面目畢露。十二月十日他打電報到成都，要劉文輝扣留蔣公，俾同向「人民政府」立功。蔣總統經國先生著「風雨中的寧靜」書中沉痛記述：「到成都後，父親住在中央軍官學校，不久，盧漢終於在雲南叛變。成都方面收到的第一封電報，就是盧漢打給劉文輝的，內容勸劉文輝把父親扣留起來，以便做人民政府的第一功臣。父親看了這封電報，知道西南大局已到了不可收拾地步，就決定當天離開成都。侍衛人員說，劉文輝的便衣人員，已佈滿了軍校的大門附近，我們不如從後門出去。父親嚴正的說：『我從那個門進來，也要從那個門出去。』」凜然之氣，令人崇佩！

盧漢投共時，一面命昆明家家大門掛起燈籠，慶祝「解放」勝利，一面對雲南全省發佈「解放」宣言。所謂「解放」宣言，真是睜着眼睛盡說「瞎話」！盧漢說：「漢主持滇政，倏忽四載，

效傀儡之登場，處孤孽之地位，操心危而慮患深，左支吾而右竭蹶，懷威脅之多端，實智窮而力細，既負滇人，復負革命。年來居心行事，無不以滇省一千三百萬人之禍福爲前題，此中委屈不敢求諒於人，亦不敢求恕於己，苟執行跡而罪我，雖百死而不辭。時機未至，不惜委屈忍辱，權爲應付，時機已至，不惜任何犧牲，解放雲南……」又致電龍雲謂：「境內將黨駐軍，業已解決就範，反動特務，均已肅清，尙請惠予協助，共同完成解放大業。」

這種宣言，除了那些空洞的詞藻以外，實在是不知所云。一些莫須有的理由，更是自欺欺人。身爲雲南省主席，掌握軍政大權，堂堂「封疆大吏」，聲稱是「效傀儡之登場」，天下竟有這種「傀儡」？豈非怪事！實則他故擺弱者姿態，自貶其爲傀儡，無非企圖博得對他叛變附逆的同情。恐三歲童子亦不難識破。又說「時機未至，不惜委屈忍辱」。他所等待「變天」的時機，遲而未至，尙屬事實，所謂委屈忍辱，則不知其所指。

他在滇擁兵形同割據，作威作福，中央鞭長莫及。有何委屈？危言聳聽，未免離譜太遠了。他投降中共的「精采表演」，堪稱「有聲有色」，對付政府「不惜任何犧牲」的親痛仇快，狂妄舉動，亦殊不凡。所得代價，不過仍臥鴉片烟床，永抱「烟槍」，過那「貨真價實」的十足「傀儡生活」而已。曾經嚮往「做人功臣，過解放官廳」，而揚眉吐氣的一切美麗幻想，却完全「付諸東流」。